

西北远征记

宣侠父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西北远征记

宣侠父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北远征记 / 宣侠父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5.2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. 第2辑)

ISBN 978-7-5439-6471-6

I. ①西… II. ①宣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9815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李 莺

封面设计: 周 婧

西北远征记

宣侠父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.625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471-6

定 价: 55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出版说明

民国时期虽只有短短三十几年，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随着地理封闭格局的打破，社会制度的转型，思想束缚的解放，社会的文化和学术也开始了古今中西新旧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，迎来一个百家争胜、异彩纷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现便是名家辈出、佳作迭现，且其视野之开阔、学识之渊博、影响之深远，为前代所不及，亦为后人所难达。

民国文学史堪称一部文学思潮、文学流派、文学运动、文学论争、文学社团的流变史，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、相互生成的复杂关系，而要想从这些复杂的关系中理清头绪、找到脉络，关键还是要着手到具体的作家与作品上。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有时即使是同一部文学作品，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会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风貌。我们尽量选取民国文学经典作品中最初的版本，保留了原书的内封和版权页、书后广告，将文学经典作品的原貌呈现出来。有些文学作品，由于作者早逝等因素，虽然在文学史上具有

一定的价值，但人们对其知之甚少。为此，我们也挑选了一些并非广为流传，但是具有自己的风格、在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占据过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，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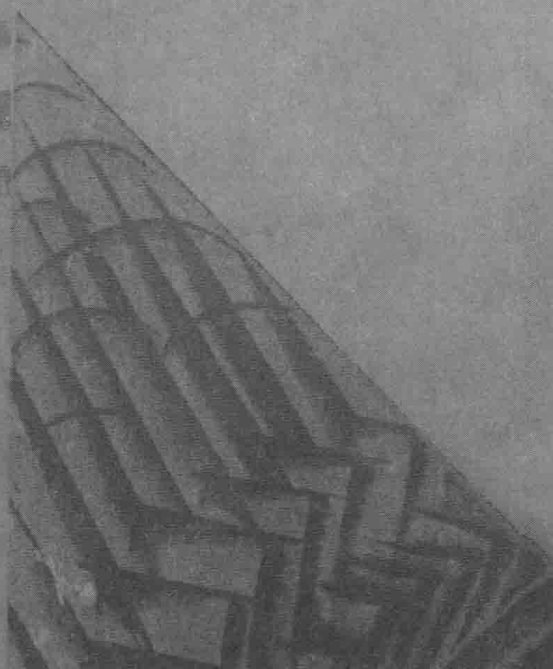
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在这一段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学人涌现出了许多大家，并产生了在中国学术史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，尽管今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这些大家的人格魅力，还是那些著作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光辉影响了几代学人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以“民国首版经典”之名影印了民国文学、学术经典。内容可谓包罗万象，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，以及史学、理学、文学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选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为各学科奠基之作，或为集大成之作，或为震动当时、影响深远的传诵之作，其中不乏流传很少、极难觅寻的孤本，我们苦心孤诣，找寻到这些经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影印出版，精装制作，以飨读者。

编 者

西西

北
遠
征
記



今秋著

西北遠征記

上海北新書局發行

自序

灰夢不僅僅是我獨有的夢境，有許多時代的遊魂，都會做過這個夢。到如今，夢中的一草一木，也變成感慨的材料了。

重新來翻翻舊日的賬簿，看到許多自詡聰明的地方，使我自己也感覺肉麻。當然的，不祇我一個人，以爲這樣是推動歷史的工作！這是當時一種瘟疫樣的成見，支配着全中國革命初期革命者的行動，現在大約都在打自己的嘴巴了。

漢臯大雪紛飛，我呵凍起草這冊稿子，樹東督促着我，並且不耐煩地給我在傍牆寫，每天總是寫到寒雞高鳴，才擱筆就寢，這是使我不勝感激的，在此特致謝意！

一九三〇，二，十，今秋

目錄

一、塞外的初夢·····	一
二、二千里曉風殘月·····	五五
三、蘭城風雨·····	一〇七
四、俄拉草地的蹄跡·····	一五七
五、別矣皐蘭山·····	二〇一
六、時代的黃昏·····	二三三

塞外的初夢

過去的一切，和月移花影一樣，靜悄悄無有痕跡，祇有在這憶中迷離恍惚去尋求。追憶是人類一種深癖，有追憶於是乎有歷史，於是乎是非大興。我想人類如果都能健忘，把昨天，前月，去年，當時，昔者等等的舊賬，掃數一筆勾銷，這樣縱不能風調雨順，也可以天下太平些；但是人類對於自己的歷史，終於過分的重視，牢牢地抓住過去的賬簿，絲毫不肯放鬆，甚至於旁人視為平常的事跡，而他自己却當作驚天動地的奇舉。我記得有一天，在華陰城中，明月照在縣署的西院，我和幾位朋友，靜聽馬福祥將軍喘吁地背誦一生的歷史，這時他因為甯夏的家眷，都被馬仲英擄去，房屋也從此付之一炬，悲憤成病，還未全愈；但是他這時為敘述自身的經歷起見，却娓娓不倦將病魔充軍到無何有之鄉。所以我說：『追憶終於是人類的

深癖。』就中最精彩的一段，是叙述他在庚子年鸞駕西行，給西太后扶轎的事實，細密的描寫，使我們有讀着却而司迭更司的小說的感想。凡西太后的鞋式鞋尖以及鞋底，都在夾寫分寫的言詞中，形容出來，尤其是說到太后溫言慰問時，在月光中，我看到他幾乎感激得要老淚縱橫了。其實給一個老嫗扶轎，總不能說是奇事，或者竟是一種羞恥；但是因為這坐轎的老嫗，是要稱為太后，所以扶轎就會變成一種恩典，而且是一種榮譽，不過我想從恩澤方面而言，扛轎的人，終究比扶轎的人，更來得高厚。如果有一位給西太后扛過乘輿的人，給我來叙述他的『扛轎小史』，我想一定是更會動聽的。至於我所要叙述的事實，當然還沒有扶轎小史的精彩，但是追憶終究是人類的深癖，所以我仍是寫着這塞外浪跡的一頁。

一九二五年的初夏，紅日和去年一樣，烘得北京城灰塵漲天。段歪鼻子還是在鐵獅子胡同九重高拱着；不過所謂執政府，除是在翌年三月十八日屠殺革命民衆，發揮無上威力以外，『高拱』二字，真是恰當的形容詞。政權有兩個中心，一個是

在瀋陽，一個在張家口，段祺瑞左右爲難的情形，不及他自己的鼻子，有左右偏歪的自由。所以鐵獅子的實際，却是一個紙老虎。

黃河流域本是封建勢力歷史的重心，由蒲坂，平陽，安邑，亳州，鎬京，洛陽，咸陽，長安，許昌，汴梁而數到北京，星羅棋布的，留着統治者的殘壘。這好像是對於民主主義嚴肅的威脅；但是黃河雖然依舊無言的流着，革命的暖流，却已經由南海北進，而衝擊渤海的東岸，跟着中山先生的北上，而更加激盪，封建勢力的莊嚴寶塔，恰如在劇烈的地震中，不斷動搖着。

這種局勢，使馮玉祥逐漸了解革命的力量和勝利，於是他開始想做接受三民主義的試驗。在當時的馮氏還是全球馳名中國獨步的基督將軍，對於革命的態度，顏色灰黯，乃是當然的事實，雖然他對於三民主義，也有淺薄的了解，但是在這時，如果有人，竟希望馮氏爲主義來奮鬥，這祇可說是一種童騃之見。他祇是在基督教義的榮莖上，想撒上一點三民主義的『味之素』罷了，

馮氏願意接近國民黨的動機，欽遲中山先生的人格，是其有力的燃料。此外如「祇坐汽車，不坐洋車，」的吳稚暉，「在火車中自綴衣鈕」的徐季龍，都是他所心折的人物。他因為疾惡北京官僚的墮落，同時他所欽佩的人都是國民黨員，於是他對於國民黨發生良好的感象。在三月間，他對吳徐等表示願意國民黨派人到他的軍隊內去宣傳三民主義，於是我和幾位朋友，受命西行。但是當時馮為顧慮他的盟兄雨亭大帥的監視，遲遲不敢教我們啓行，所以我們祇好暫做北京的寓公。扭扭捏捏的政治態度，是馮氏的特性，直到現在，還是如此。我們這樣把韶光消磨在旅舍中，前後凡兩個月。

霹靂一聲，五卅慘案爆發，中國民衆，從血花裏昂起頭來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全國的視線，都凝注在春申江上。在這樣喧闐擾攘的政潮中，忽然接到馮氏來電，歡迎我們西去，於是我和另一位同志陶君，即日起程，開始這塞外浪跡的生涯。

夕陽染紅了西直門車站，暮靄冷清清地停滯在近郭的村落。七時餘鐘，我們的

車箱，漸漸向西移動，接着一聲狂喊，向暮色蒼茫中飛奔前進，宇宙的一切，緩緩地收藏到黑暗裏去。我在車窗中，才完了晚眺的功課，思緒和潮一樣的紛紛雜起，我覺得這使命的重大，我們如果失敗，不啻給後來的同志一個閉門羹，最少也使他們增加不少的困難。跟着這個情緒，又起了許多幻想，有時預想將來工作的順利，並設想官兵熱烈地信仰主義的種種情形，不覺喜上心頭，獨自微笑；有時設想官兵對於主義反感的情形，或者甚至於隔窗笑罵，以及耶教牧師因嫉妒而用陰險手段，對付我們，又不覺皺眉不樂，這樣由樂觀而悲觀，又由悲觀而入於樂觀的幻境，遞迴環繞，驅之不去，腦力漸覺疲乏，車輪單調的震動，使此種情緒逐漸入於模糊，而終止於睡鄉。

火車載着千千萬萬的客夢，出了居庸關，在黑暗中，天險奇隘，不能給任何旅客以何種感想。夜二時，車抵張家口，在夜色深沉中，冷清清的車站，祇有三五疏落的路燈，閃爍着無力的光芒，所有張家口的一切景象，都躲藏在黑暗的幕後，我

們依賴一位旅館的招待，將行李搬進一個老西兒所開的旅館，預備挨過這所剩無多的殘夜；至於這旅館的招牌是怎樣寫着，在我的記憶中，已經沒有留着痕跡，因為牠不是閩老做窠的六國飯店。

在土炕上，轉側着，轉側着，和秋潮一樣的思緒，亂湧心頭。計算着明天應付的詞令，推測着明天所得結果，以及計劃將來工作的進行，種種切切，和亂麻一樣蓬勃而起，我用盡方法，想求一刻甯靜，但是睡魔却益加逍遙無影。在隔牀聽到陶君的轉側聲，我知道他和我陷入同樣的苦境裏。

朦朧中張開眼來，朝曦已經在照牆上映着，我們起來，胡亂喫完了早餐，就坐車到新村去見馮氏。在搖蕩的人力車中，我們認識了張家口局部的街市，這街市具備了北方城市的普通條件，牛馬糞照例是道路上的點綴品。我和陶君，無言默默地，依賴車夫的兩腿，去接近新村，彼此的精神，都緊張着，彷彿是戰士第一天上火線去一樣。

在市西山坡上，圍牆所圍住的，就是所謂新村。荷槍的衛兵，態度嚴肅地站在門口，有時略略走動着，撫弄着手中西北軍所特有的大刀，日光映照在刀柄上，閃閃刺目，更顯出門禁的森嚴。我們就上去，向他們值班的官長說明來意，他在約略盤問之後，就領導我們到招待處去。

招待處是一座精潔的西式平房，石榴花靜靜的在門前紅着，我們進去時，祇見候見的人，老的，少的，胖的，瘦的，擠滿一室，不言而喻，都是爲圖謀一親顏色而來的。這時就有位副官，上來向我們問訊，我們約略說明來意，並出名刺請傳達，他很和氣地請我們坐在靠窗僅有的空位上，拿了名刺，匆匆的出屋去了。

會客時間，規定是上午九句鐘到十一句鐘，聽說馮氏從前會客的時間，規定是上午四句鐘到六句鐘，這也是馮氏疾惡官僚的滑稽表現，因爲從四句鐘到六句鐘，無論在夏天與否，正是一般官僚被窩中的黃金時代，所以這個規定的會客時間，不啻掛着牌示說：『官僚止步』，可是現在卻總算可以通融了。在就坐的幾分鐘後，

有一位傳令員，高舉着兩個名刺說：『督辦請，』我和陶君見是我們的名刺，就立起跟他出室，這許多權門之客，尤其是久候未見的人，都目送着我們出門，在目光中，微微洩漏出驚奇我們竟能儘先傳見的神情。

一個人在新的境遇的前面，多少是要含着迷茫的情意的，我們當時，不自主地跟着傳令員出了招待處，向右轉灣，一所大廈，呈現在眼前，門口掛着一塊木牌，寫着『講堂』二字，我們進了講堂，靜悄悄地祇見一個身軀高的徒手兵士，在裏面徘徊着，四壁響着我們足步的迴聲，講堂的左邊，有一間側室，傳員將門簾一揭，默示着請我們進去的意思，我們就誇進門去，知道這是馮氏的會客室了。

室內的陳設，非常簡單，但是非常潔淨，我們相對的默坐着，精神異常興奮，恰似嚴陣以待敵人的樣子。忽然傳令員將門簾高高揭起，我們知道黃河流域的人物，北方政治的支配者，頃刻間就會在我們面前呈現了，我和陶君不約而同的嚴肅地起立期待着。